

杏花你好

塞北的故乡,春天来得迟,而且短。有点像北方人的性格,很直爽。昨日里母亲还念叨着杏花有骨朵了,而今日的景象却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我家前山全是杏树,杏花开的时候,满山遍野一片雪白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春天易起春雾,远远望去,雾和花混在一起,真有点分不清呢。偶尔雾中会隐现几团淡淡的粉红,显得迷幻而妖娆。我兴奋地朝前山的杏花奔去,就像从现实走进梦境般。我一路小跑,早已忘记了山路的崎岖,也不觉得累,我心里想的全是杏花。

来到杏花前,除了兴奋,感觉依旧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般美好,树还是那棵树,花不知是否还是那朵花,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陌生,如果能和他们打招呼,我该说什么呢?“嗨,很高兴见到你。”还是“嗨,你还好吗?”我们注视着对方,欣喜之情无以言表。

面对花海,你会有种压迫感,但不厌烦,那是美的压迫,因为你不知怎样接受这美,就像你面对圣洁的雪山,浩瀚的大海,只能用默然与虔诚来回应。当你无所适从的时候,你会去闻每一朵花的香,去寻找每一朵花的不同。你会从一棵花树下跑到另一棵花树下,直到迷失在这弥漫着花香的海洋里。

都说红花需要绿叶配,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在故乡,杏花开的时候,一朵朵,一枝枝,一簇簇,满树全是杏花,根本没有绿叶相映衬。大地更是一片荒芜,与这荒芜相映衬,更加突出了杏花的美。如果说红花绿叶体现的是种情调,就像南方的春天,轻轻地来,柔柔地去,总会让你缠绵够。那么杏花开,展现的应该是种自信,美的自信,对生命的自信。

杏花比谁都在意春天,春日短暂,岂能虚度,所以杏花生命旅程的第一步就是开花,先开花后长叶,它要在自己的青春里留下精彩的一页,隆重而霸气的登场就像是对青春的誓言。

杏花开的时候,母亲都会念叨:“但愿这几天不要下雨或者降温,下雨会影响授粉,要是遇到冰冻,会不结杏子。”往往事与愿违,灾祸如期而至。杏花早已释然,青春已无悔,何况明年还有春。

文/王旭升

花乱开

北方的春天短。过了年,又来了几场倒春寒。真正的春天从二月开始。二月春风,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,所向披靡、摧枯拉朽,整顿山河、一统天下!

北方的树和草知道春天短,等不得,让不得,耽搁不得,慵懒不得。杂树生花,百草竞秀。最先开的是迎春,枝条跟柳条一样柔软,上面开满了米黄色的小花。迎春还没谢幕,连翘已经登场。连翘也是米黄色,也从生在一起,粗心的人根本看出来哪是迎春,哪是连翘。

“杏花落,桃花开。”这延续几千年的民谚也失了效。杏花刚刚变白,还没有要落的意思,桃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争宠。杏花素雅,桃花妖艳;杏花内秀,桃花热烈;杏花是民间小调,桃花是摇滚乐;杏花是小家碧玉,桃花是富家千金。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她们各有各的粉丝。玉兰是从南方引进过来的吧,我小时候没有见过。南方人小巧,南方的花却大方。一树树的玉兰花,都高擎着酒杯,在和春天干杯。梨花也白,但并不单调。黄色的蕊,蕊丝上顶着个红色的小帽子。远看淡雅,近看妩媚。

天先暖,地尚寒。地上的花开得晚些。油菜花算是开得早的。地里的油菜花,颇有“尽带黄金甲”“沙场秋点兵”的气势。那种一望无际的壮美,是大唐边塞诗里才有的意境。若走近看,那一株株盛开的油菜花,分明又是野性而活泼的山里少女。看久了油菜花,难免有审美的疲劳,那就看看郁金香吧。那怒放的高脚杯一样的郁金香,里面盛满了红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白的各样的爱的佳酿,邀您共赴春天的约会。牡丹也有开得早的,这得了大自然眷顾的颜值颇高的花,顾盼生姿、仪态万方,出尽了风头,占尽了娇宠。

二八月,乱穿衣。衣服是女人的花。女人们把服装展办在了二月的街上。女人们走在街上,宛如一朵朵会走动的花。一年四季的都有,远比公园里的花丰富和生动!

文/张晓峰

简静时光

的力量挥挥手臂,或者开几朵花抒抒情;不高兴的时候,就在时光里低眉,静静地想想心事;不碍他人,自己舒适就好。

简约,宁静,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。记得多年前,我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:一点素心清如许。我是在提醒自己:活得简单一点,保持一颗素心,得失随缘,宠辱不惊。可很多时候,我做不到,也很难静下心来享受一段简静时光。在滚滚俗尘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,我好像突然间在某一个时刻悟出了人生真味。返璞归真,寻找失落许久的简单幸福,难道不是我们心灵的最终归宿吗?

即使我们永远是凡尘俗人,也应该让心灵回归简单纯净。我享受每一段简静时光,这是生活馈赠

给我的。午后的阳光照进窗子,我在阳光里侍弄花草,在花草中读书写字。兴致来了,我高声朗读几首诗。或者摊开白纸,在上面写字。我想回到以前的慢时光,清风翻动书页,文字馨香悄然流淌。我拿起手中的笔,行云流水地写上几段文字,很是洒脱自在。

享受简静时光,我觉得生活多了几分禅意。我想起陶渊明,他远离繁华纷扰,独享采菊东篱的愉悦。还有在瓦尔登湖隐居的梭罗,生活极其简单。他们安守简约宁静,内心却丰盛生动。我向往这样的生活。

简静时光,是一个人的浮世清欢,是一个人的心静如禅,却是人生的大境界。懂得为人生留一段简静时光,生命便会保持舒适宁静。

文/马亚伟

一犁地的风景

芒,那种黄,有着一种奶油般的明亮和粘稠。高低不一,油菜花便有了一种层次感,有风吹过,随风摇曳,给人一种流光溢彩的华美享受。淡紫色的蚕豆花,开得羞涩而低调,总是开在叶隙之间,不像油菜花那样,高高在上,好似在刻意摆自己。不过,蚕豆花自有它的美好之处,它是那样的静,花瓣淡紫的色彩,有白净的底子衬着,倒愈发彰显出它的娇娆和脱俗,极易让人想到那些“岁月静好”的日子。空地上,还有一畦青蒜,一位农人,手中拿着一把小铁铲,在为青蒜除草。他兀自地低着头,做着手中的活儿。时光,悄然地从他的手上流过;晨光,懒洋洋地照在他的脸上,他仿佛一无所觉,仿佛进入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境地,让站在他身边的我,好生羡慕。我觉得,他就是一位闹市里的隐者,“大隐隐于市”,该是有点意思的。空地的北边,有一间小

屋,似乎只是几块木板搭建而成的,简陋极了。这,该是那位农人的住所了。那间小屋,让我想到了瓦尔登湖边上的梭罗。

当然,大部分的土地,还是裸露着的,黄黄的土,看上去非常酥软,这样酥软的土地,也可人眼目。

那几天里,我迷上了这块空闲的土地,我发现,许多“华科”的学生,也迷上了这块土地,他们也像我一样,常常在这块土地上徜徉。

人们,对这块土地,大概是寄寓了同样的情怀:想在这“一犁地”的风景中,寄托一份田园之思,寄托一份对大自然的向往;以便在闹市中,寻找一份心灵的宁静。

我离开韵苑的时候,天,正落着小雨。我从那“一犁地”边走过,地面上,被浅浅的雨雾笼罩着,满是迷离之美。

文/路来森

松,自在,闲适,自由,了无牵挂。这样的时刻,我享受着一个人的欣悦。这种欣悦,淡淡的,轻轻的,让心温柔而纯净。

有时候,我能够这样在窗前伫立几十分钟,什么都不做,什么也不想,就这样安然地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简静时光。时光寂寂,人如同在禅院里一般,俗尘三千皆抛远,心中是久违的轻松和安静。

我说不清从何时起,我不再快马加鞭奔跑了,也懂得了放下身心的负累,来享受一段简静时光。给自己留一段单纯的时光,你会觉得整个人活成了一株恬静安然的植物,自由地舒张着所有的枝叶,任性地吧根须延展到所有你想抵达的地方。一株植物多么自由而灵性啊,高兴的时候,借助风



我越来越懂得享受一段简静时光了,那是一种花开一般的曼妙体验,也是一种波澜不惊的安宁感受。给自己一段时光,简约,宁静,你能够听到时间之水逝去的聲音。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缓缓走过,旧的去,新的来了,所有浮在岁月之河中的东西统统滤清,只剩下澄澈晴朗的简静时光。

傍晚时分,我倚在窗前,静静地看窗外云卷云舒。那一扇窗多么神奇,能够把万里之遥的云朵框在它的画框里,成为一道风景。可是,云朵是流动的,就像永远奔跑着的羊群,不知哪位牧羊人一声召唤,我窗子里的云朵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风烟俱净,窗子里只剩下碧蓝的天,我的心也被清空了一样,轻

那年春天,去武汉,就住在华中科技大学的“韵苑小区”内。韵苑小道上,茶花开得正盛,红艳艳的,似火般燃烧着;园区里的香樟树,散发着一阵阵的樟香气,宁静、悠远,沁人心脾。韵苑,很静,很美。

那一段时间,我的心,被韵苑滋润得柔柔的。

一个早晨,吃过早饭,沿着面西的一条街路,信步向韵苑小区的西部走去。刚刚走过韵苑小区,蓦然发现,紧挨着韵苑小区的西墙,竟然是一块空地。这让我大为惊讶,在武汉,这样一座大城市里,土地,该是寸土寸金的,而这儿,却豁然露出一块空地,真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。

我站在那块空地的边上,放眼望去,发现这块空闲的土地,面积并不大,南北长,东西短,窄窄的一溜。

在我的家乡,称呼这样窄长的土地,为“一犁地”,意为面积狭长,仅容“一犁”。不

过,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,这“一犁地”,已经够宝贵了。更何况这“一犁地”里,还有丰富的内容,足可以构成一道让人忘情欣赏的风景呢。

从容地走进这块空地,发现,空地的东边,是一条小溪,溪水清浅,明净而畅快,潺湲地向北流去。俯身,把手伸进溪水中,一种透明般的沁凉,迅速传遍全身;南方,春来得早,溪岸上的青草,也早已是郁郁葱葱,繁茂的不得了;碧绿的青草,映着清浅干净的溪水,给人一种心醉般的感觉。溪水西面土地上,零星地栽着些植物,都是一簇一簇的,棋布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。植物,赋地形而生长,像是随手撒下的,自然天成,把人的思维,引向混沌初成的原始。

分布最多的植物,是油菜。油菜花开得正盛,金灿灿的油菜花,在初阳的照射下,放射着异常夺目的光